書序類

治夷藥石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類

雲南志畧序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浴其俗而導之善利塡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illegible]俛[illegible]命[illegible]而[illegible]器名無治術

H. H. M. U CHINESE LIBRARY

無惠安[illegible]之心今歎　　之無以宣布德
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
梟悍素不知敎寃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殺
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
且盡主者格於貪利雪師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
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
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
乎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
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
塡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畧四卷因報政上之

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産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記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水經大手筆不詳其著書人當時聞見何略也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叙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唐杜祐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疏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摠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illegible]一云郭璞[illegible]……[illegible]者本此也崇

文總目[illegible]於[illegible]景祐與[illegible]寺[illegible]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為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為東漢順帝以後人以郪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于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為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為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于前二氏附益于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

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為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他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illegible]世是書[illegible]氏[illegible]感發而有以

正蜀版之訛就之失其詳六[illegible][illegible]河水山圖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非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爲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神龍曆序　　李嶠

昔者龍負河圖八卦列明時之象龜呈洛字九疇開叶紀之文青巖啓而六甲飛黃壤堙而五行鈌故知乾筴遠坤符靈秘法効用常邀乎聖期研幾測深必貫於神道皇軒於是乎合而不死帝暤於是乎推而致福自重黎並命叔仲分官理八節而調四時部三元而齊七政權衡度律在虞夏而兼修正朔陰陽及殷周而備舉既而王風版蕩戰國縱橫瞽史忘三家之言疇人失二官之業履端闕而歸餘壞攝提差而孟陬殄[illegible]時[illegible]日非真[illegible]年[illegible]失古[illegible]喪子豈唯商

辛暴虐熒興草創參謀紀綱下亡兵詞天官橫議
張蒼從甲乙之術未叶變通鄧平用丁丑之元旋聞
疎濶當塗圯隔典午陵遲戎狄升僭僞之壇寓縣乏
神祇之主三辰九野歷析景而分躔二象七衡孰當
期而合度建元高而不虧沿木火而無譏與百代之
闕文復千齡之大統匪我昌運疇能離此國家草昧
區夏權輿品物萬方同會獄訟之徃河南五緯運謀
神靈之入東井然玄珪受命紫籙登樞白玉斗而察
璿璣把珠囊而膺曆數勤於水土大禹之平滁山川
禮乎方圓高辛之迎送日月應天神龍皇帝大橫纂

極元良繼體乃神乃聖三王接袂而扶轂允武允文五伯連衡而擁篲於是乎東明捧日西掖占風南震雄王之壓北清驕子之落粟同水火人類胥庭犴圄徒施干戈不用上庠講道而宣化比屋畊田而鑿井功成理定之業協律登歌疇德瑞聖之符陳郊謁廟萬官咸事百度已康猶且存省闕遺徵求典故以爲欽爲歷象哲后之恭天事神敬授人時明君之勸農蹐土自麟德創紀四十餘年雖斗憲未移而渾儀漸變蔡伯喈所謂術無恒是洛下閎所謂歷後當差昔太初曆[illegible]依易[illegible]之[illegible]造[illegible]定移[illegible]武之法

因時通變厥有前聞爰[illegible]其[illegible]從[illegible]正金紫光祿
大夫行秘書監駙馬都尉上柱國楊愼交鍾鼎貴遊
山河寶氣赤泉疏社軒裳接于五公朱輪贈言翰墨
連於七子資玉環之舊德擁金埒之新慶簫吹鳳管
朝昇烏鵲之樓漸（疑）閱龍章暮下麒麟之閣臨西山
典籍之府總東壁文章之事九源百氏之說盡入胷
襟六家三統之書咸歸掌握永言董率實苛詳明左
散騎常侍兼修國史上柱國陳留縣開國公柳冲望
重簪纓才高瑚璉家風推其直道帝範籍其謨明吐
白鳳而草玄言垂紫貂而步黃閣黍司國典時望允

誥副掌天書朝寄斯在鎮國大將軍右驍衛將軍知
太史局事迦行志中散大夫守禮部侍郎上騎都尉
嚴善思正議大夫行太史令上護軍傅志忠等或禮
闔兵鈐以賢才而入用或天門地理緣道術而見知
皆學富偃韋藝超甘石窮神盡智之妙闡落銅丸測
遠窮高之方懸裁玉表朝請大夫行太史局令瞿曇
悉達朝請郎行司歷徐保文承議郎行司歷南宮說
等或善分天部或工言筭法稽長短之效無煩於驗
識披圖察休咎之徵非假於登臺上庫凡此衆哲各
承朝委悉達等則專司課料曆典古志忠等則監

共討論用裨其闕雖異禮而各[illegible]正成心而合弃於是精研六位遍考十端立東西之定儀採南北之遺事會數於天九地十起元於子丑三追日暮之行按星分之度以推四時之發生以步三元之盈縮然後分至啓閉無愆於玉衡弦望贏離必應於銅史纔窺幽室已見飛灰雜候清臺仍看合璧追論古法師驗前章八十一寸爲日分徒言精密六百八年爲歲紀終非允當歷祀之所紕繆異端之所穿鑿莫不裁之繩準格以銓衡究天道之精微開日官之執憲容成再出不能添黍累之功壽王重生無以議分毫之失

豈比夫時乖兩閏始載鄒人之語亥有二首方聞絳老之年厚臨安寧歲次强圉皇帝撫天下之三載也珍圖改御寶曆初調授以丹鳳之官頒以玄鳥之署候耕耘之節非藉杏花亶昏夕之朞詎須蓂葉叅幽明而制術邁古今而垂範玉儀旣正金鏡逾明知聖祉之無疆識懷生之永太元符允合可以觀天地之心能事畢甄可以爲帝王之式盛矣美矣無得而稱紀次勒成名曰大唐神龍曆云爾

8

孫子後序

歐陽修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

得其書可以戰存乎其人也

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畧

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耿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集古目錄序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災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公亦多此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恠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

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為聚多而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四體書勢序

衛恒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

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

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
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
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
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
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
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
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
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
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

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

有焚誄草亦有焚字者

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讐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

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忩忩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頴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鍾鼎篆韻序

熊朋來

鍾鼎篆韻自琱戈鉤帶及凢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鍾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鍾鼎之齊此鍾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鍾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鍾鼎故祀器之欵通曰彝類爲鍾印爲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齊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爲隸古定科

廢古從俗宇宙通病而字亦尤甚

斗書遂絕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栢寢之刻栒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既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不復可得削刓簡朽乃不知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爲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鍾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爲圖三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者錄漸廣宣和以後爲書遂多博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啓趙明誠榮咨道董

以俗爲奇

彥遠以至黃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于時器欵未備其間鍾鼎字文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鍾鼎文也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終琱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鍾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群疑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欵於以可疑

其意不逮筆於楖帛君庚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在平馬氏疑宇文周所爲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爲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真昔人所以嘆烟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奇古之蹟盍以奉符党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爲序其篆則夏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鈿金戈帶之文一時也夾鍾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斯氷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召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古而近

似番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鍾鼎韻之作以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成皐令印皐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皐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况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盖不可勝紀

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辟如剖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試吏人諷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言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彝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逮及

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曰蒼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爲斯人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盡書其若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錞以字行

頌有体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涵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窻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狥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狥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

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益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愼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

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重修說文序　　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常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文、及暴秦載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

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籒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隷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籒為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暦中李陽冰篆迹殊絶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為不妄矣於是刻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籒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

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

書之義者共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謟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于後俾夫學者無惑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狥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奥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為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氷谷謹上

予嘗見其書為之作序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稽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為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為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

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旣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許其得天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攟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卽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通典序　李翰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群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論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理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代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人冥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常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代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

以多閱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塞胷滿腹鴻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不知其本原其始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覺群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終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終古可以行於今問而辯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群史上

自皇帝至於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終始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生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脉散綴其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非聖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世緯俗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户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

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典邦篤於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曆之始實纂斯典累記而成杜公亦自爲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誡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綱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刋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遺遠昧微而覩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至稀可以歎息也翰與杜公數旬探討故頗詳旨趣而爲之序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趯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

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即爲逸于淮振于海貞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顫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

而許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于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序江漢先生死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狥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蘄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鞁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屨仰天而視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

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亦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令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亦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覲之孰

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夫其所關人持危釜將敗之猶
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恐而爲
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鬬魑魅徑林
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視其行非不決也夫
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
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恐爲以回其復生之志
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
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
赴而以知已此其胷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
也然古之人爲知已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已而生者

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巳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陳氏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迺刪書詩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燦然可觀者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其流雜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已來蓋顦顇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返至於徐夏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

風雅之道埽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百歲而得陳君君名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虛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諫爭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愚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摶扶搖而陵太清躐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

故其文未極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剥貪饕桀驁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夫天焉昔嘗與余有志形之昇四海之内一人而已良友殁矣天其喪予今採其遺文可有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别傳以繼於終篇云耳

刑部侍郎贈右僕射孫文公集序　顔眞卿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中乎雅頌帝容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効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旣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秘未覩盧黄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於

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唯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徽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乎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爐賦公雅思遒麗援翰

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説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記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寃絶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揚搉瑕沉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庚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彫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予均埴申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討績

寫其集齋以請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奬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閒宏詞判等入甲第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高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誌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

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門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奬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閥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信州刺史府君集序　　顧　況

上天文明以配我朝光照四海麗于百穀主文之臣、如太皡之於句芒先甲之士也、公姓劉氏名太眞天寶中與兄太冲登秀才之科蘭陵蕭茂挺目以丘門游夏官踐御史左史尚書紫微郎祕書監工刑部三侍郎時謂得人翕然趨義恐在其後君既聳善心親人色與人行加人言勝人在位者見君之如此物惡其上自然不容君既施政春煦物雨濡物風動物惠歸物在位者又聞君之如此主恩人望斯未之替竟免其官亮彼褊人不徵細故必獲他咎竊名之黨白

此而堅然則於是淸響不奮哮嘵有聲或以其言黷朝典賤子西嚮泣拜曰不然日月有蝕五星有孛故能成天之紀唐堯之時亦有讒豎故能成堯之大夫國有蠹如樹之有蝎不敢箴焉役文之士懼禍之不暇朝夕虔惕苟無深疵不敢言瑕春秋暮矣溫溫生疾竟終餘水之上君門深而不得覲舊邇而不得歸明主方覺而君已歿有文集三十卷遊名山而窺洞壑者累舉奇峯紀勝境至於鬼怪不可紀焉臨終賦詩意不忘本凡古人所詠山水遊仙田家之什脫蔚羅走愚以自適其可得乎奄忽之辰以況從表兄弟

平生相愛手運遺札心存顧託家子諷構厥德不忘

前好得而叙之

右拾遺吳郡朱君集序　　顧況

因都國出麟爲鳳喙爲續斷之膠與本無異朱君能以煙霞風景補綴藻繡符於自然山深月清中有猿嘯復如新安江水文魚彩石歷歷可數其杳瓊倐颯若有人衣薜荔而隱女蘿立意皆新可創離聲樂友之什情思最切雖有諫職心遊江湖謝病而來慕出塵之侶精好涅槃維摩經愛人爲善有志未就終於廣陵舟中識與不識聆風嚮義相與興歎我主人延陵包君兵部李侍郎禮部劉侍郎皆有託孤之舊子郁襄其先行敬事父友泣捧遺文祈余冠序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

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茲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坰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

隱伏淵彼金石流于管絃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轔轢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構海域把其軒冕搢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胤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和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臥吟諷未嘗暫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濵渚濯羽蓊泉海內重林宗之名

朝廷籍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别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勑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

想見高文

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惣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掏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古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蒼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奕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樞爲之宰匠嘗亦紀泰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

燕然之石縈弦閒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買爲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衕途未極閱川行謝雖洞簫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已以悼愳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

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秘府以示來裔

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權德輿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三代先師有郁郁之歎故周任史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剗煩苛弘利澤訓辭深厚議論宏大故賈誼楊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二百歲紹聞周漢之逸軌以人文華國猶雲漢之爲章于上江漢之爲紀于下九功成焉百度貞焉王澤浹洽故斯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泝末流而抱清源拔埃壒而棲顥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疏遠而不流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弘農楊君歟君諱凝字懋功孝弟純懿中和特立早歲達

讀書人須如此

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為三楊易象之懿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賢公交辟典校秘書四遷至冠柱後惠文徽拜右史歷司封員外右司郎中不附離權右陰為所中以其外相師律非君莫可他日計事如京師復命于梁會其帥既歿軍司馬代之詔未下兵火氣酸殺人以逞明神佑善獨脫身地中貴人持尺一詔書徵還燕居四年不交人事旁礴三古推明六義措跡愈退而屬詞愈精時恭履捐館一紀君與嗣仁偕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中執法廉湘中

七郡風俗君起家爲兵部郎中伯仲昌大輝華中外而將乘迅飈摩赤霄極文采之用爲太平嘉瑞協書命於虞訓薦聲詩於郊廟命屈其才未如之何君嘗以爲尚氣者或不能精審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蒸彝景鐘與緣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爲用仲宣體弱公幹未遒才難而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巧冶鍛鍊在手而又弛扃防隳約束恬然而據上游坦然而蹈中行其敘事推理況今据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鬯無入而不自得所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奇采逸

響不待數珩璜珮玦之目然後知其妙噫自天寶已
還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曰趙郡
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
止於尚書郎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
朗暢傑邁間起傅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
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賛書而終不越於諫曹計部
令懋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者不與
其全歟復舛錯歟此吾徒故人所以索然出涕而有
百身之痛也嗣仁類其文爲二十篇緘詞甚哀猥見
授簡以德輿早辱厚善志其不能其代德家法與戚

屨始中終之説嗣仁刻石紀墓旣詳言矣徒采其述
作大旨直書以綴于篇

衡州刺史呂君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儁人其色瀲灎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灸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萐莆與百果齊拆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鋩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

郎擢爲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絶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户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出爲道州刺史以善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殁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余叙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勒成十卷和叔名温别字化光祖考皆以文章至大官早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贄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擯去文學與雋賢交重氣槩覈名實欽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

修詞可法

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覇强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㒸逐疊發連柱得一善輙忻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為援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為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其他咸有為而為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

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彀而迴注鷃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乎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元本鍛鍊此公自道苦心語也

董氏武陵集序　　劉禹錫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爲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闕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粹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挺字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爲鑪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礱羣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叶爲

句句自負知詩

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高韻如包李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日間者身以廷尉屬爲荆州從事移疾罷去幽臥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于人寓其性懷播爲吟詠時復發篇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嘗號知我盍表而出之爲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於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蘊也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謬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

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烏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卿大夫以安濟爲任不暇囂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浸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音以度曲夜颯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臥于齊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古今文字之壞盡此八字

集昌黎文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司馬氏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

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周朴詩集序　　林嵩

顏子聖聲與日月而不盡黔婁貧譽等江河而其存嗚呼先貧俱足亦顏黔之流而能於詩惜哉不雍容於金馬門趿踏宣尼户乾符七十閩城殞賊悲夫先生名朴字見素生於釣臺而長於甌閩與李建州頻方處士爲詩友一篇一詠膾炙人口鷟鸑屈軼祥瑞皇家迂避而貧聾瞽不重高傲縱逸林觀宇宙視富貴如浮雲篾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釣叟相與往還蓬門蘆户不庇風雨稔不秔歎不變晏如也詩人張爲嘗貽先生詩曰到處只閉户逢君便展眉閩之廉問

楊公發李公誨中朝重德羽翼詞人奇君之詩召而不往或曰達寮憐才而子避之何也先生曰二公憐才吾固不往苟或見之以吾之貧恐以攝假之牒見駝耳亦接輿於陵未能加也松蟠鶴翅泥曳龜尾一丘一壑寬於天地先生爲詩思遲盈月方得一聯一句得必驚人未暇全篇已布人口有僧樓浩高人也與先生善捃拾先生遺文得詩一百首中和二年冬十月携來訪余且驚且喜余欲先生之文與方于齊集畢遂爲之序小子以詞賦博挂投文非所業但直舉其美文覥作者

又玄集序

韋莊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奚少繁絃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徵數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

最是

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擊鳧氏之鍾霜清日觀淬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雷雲湧起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愍乎飄膓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採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强識淄澠之水左太冲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斑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姸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

但汲井泉等同於風月烟花各是其櫨梨橘柚昔姚
合所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
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闚麗水而神
疲魚兎雖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
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
於後昆採賓去華俟諸來者光化三年七月二日前
左補闕韋莊述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序亦似杜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歿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歿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

果然巨擘

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為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别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

章閱千百紙焚擲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蒐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邪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

楊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譎諷多要寡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君之善否直諮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騁夐厲旁紹曲摭絜簡渾圓勁出橫貫滌濯滓窳支立欹倚呵磨皺瘃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蟄爆聾發慄若大呂勁鳴洪鍾橫撞撐裂

壹喑憂切韶護其砭熨嫉惡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醨養瘠堯醲舜薰斯有意邈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奏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探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有在職見耳聞哉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德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睪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為其序褒勸賢

傑表碣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闇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黄州表一存一亡適見变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喻讃誡與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緜遠窮幽朧腹魁壘筆醉與徒宛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楊馬之牙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斷治本緪幅道義鉤深於經史觝禦於理化也

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覩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為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旣就其集寤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苟隨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觧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誣抵以丼罰殛故總其條目强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與刑標翊時濟物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鬭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嘗覧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抶電撐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葢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

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
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
文李太白佛寺碑賛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
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
片詞隻曲不能自辨巳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栁
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佽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譏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螫之飲鏃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倏其虛而歎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没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弃黜而能以愍征爭勍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

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在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況面軆而悖謬者何翅於此邪愚前述雖已悉道其遒壯懷藍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在叫寄之他生又嘗者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稱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讐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老筆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予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

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

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然亦過

南昌劉應文文稾敘　　虞集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澁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尾輕重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

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怍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其數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巳之所見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巳之謬可知巳其必欲合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恩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況三君子之上有

當知者尚遙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設有可望者也然余閱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追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西江得其清子翙吾友人之子予安

得不以憂吾江西之友改者而吾之應文顧應文之勉之也

終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類

秋日餞別序

王勃

黯然別之銷魂悲哉秋之爲氣人之情也傷如之何極野蒼茫白露涼風之入月窮途蕭索青山白雲之萬里奏鳴琴則離鵾別鶴驚岐路之悲心來勝地則時雨涼風助他鄉之旅思琴書人物冀部關西去馬歸軒雲開日下楊學士天璞自然地靈無對二十八宿禀太微之一星六十四爻受乾坤之兩卦論其器

宇滄海添江漢之波序其文章玄圃積煙霞之氣幾
神之外猶是鄉雲陶鑄之餘尚同稽阮接光儀於促
席直覩明月生天響詞辯於中筵但覺清風滿室悠
哉天地含靈有喜慍之容丘也東西悵望積別離之
恨煙霞直視蛇龍去而泉石空文酒求朋賢俊散而
琴歌斷門生餞別如北海之郡前高士將歸似東都
之門外研精麝墨運思龍章希存宿昔之資去啓相
思之詠

越州永興李明府宅送蕭三還齊州序

王　勃

嗟乎不游天下者安知四海之交不涉河梁者豈識別離之恨松枝薜衣琴罇爲得意之親臨遠登高煙霞是賞心之事有梁孝王之下客僕是河南之南孟嘗君之上賓子在北山之北幸屬一人作寰中之主儵然四皓爲方外之臣倶游萬物之間相遇三江之表許玄度之清風朗月時慰相思王逸少之脩竹茂林屢陪歡宴加以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或登吳會而聽越吟或下宛委而觀禹穴良談落落金石絲竹之

音輝雅智飄飄松栢風雲之氣狀當此時也嘗謂連璧無異鄉之別斷金有好親之契生平於張范之年齊物於惠莊之歲三光廻薄未殫投分之情四序循環詎盡忘言之道豈期我留子往樂去悲來橫咽水而東西緒愁雲於南北況乎泣窮途於白首白首非臨別之秋嗟岐路於他鄉他鄉豈送歸之地蓐收戒序少昊司辰清風起而城闕寒白露下而江山遠徘徊去鶴將別蓋而同飛斷續來鴻共離舟而俱泛古人道別動便經年今我言離會當何日山巨源之風猷令望善佐朝廷稽叔夜之潦倒麁疎甘從草澤行

世間舐言是桃李

當山中攀桂往往思仁野外紉蘭時時佩惠人非桃李豈得無言子免蕭韶當須振響勉酌傷離之酒具陳感別之詞各賦一言俱題六韻

感興奉送王少府序

王　勃

八十有遇其太公晚宦未達七歲神童與顏回早死何益僕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緩帶擬貯鳴琴衣袖闊裁用安書卷貧窮無有種富貴不選人高樹易來風幽松難見日羽翼未備獨居草澤之間翅翮若齊即在雲霄之上鳥衆多而無辨鳳凰群雛而不分龍荆山看刖足之夫湘水閑離騷之客人貧杖富困窺卿相之門貌弱骨剛豈入王侯之宅王少府北辭伊闕南登湎山過我貧居飲我清酒一談經史亞比孔先生再讀詞章何如曹子建山岳藏其跡川澤隱

其形一旦覩風雲千年想光景孔夫子何須頻刪其詩書焉知來者不如今鄭康成何須浪注其經史豈覺今之不如古王少府乃可畏後生學問人也各爲四韻共寫別懷

〇江寧吳少府宅餞宴序　王勃

蔣山南望長江北流伍胥用而三吳盛孫權因而九州裂遺墟舊壤百萬里之皇城虎踞龍盤三百年之帝國闕連石塞地實金陵覇氣盡而江山空皇風清而市朝改昔時地險嘗爲建業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寧之小邑吳生俊寀輔佐烹鮮我輩良游方馳去鷁梁伯鸞之遠逝自有長謌閔仲叔之遐征欲逢厚禮臨别浦桃離亭陣雲四面洪濤千里簾帷後闢竹樹映而秋煙生棟宇前臨波潮驚而翔風動嗣宗高嘯綠[redacted]方調文舉清談芳樽自滿想衣冠於舊國

便値三秋憶風景於新亭俄傷萬古情窮興洽樂極悲來愴零雨於中軒動流波于下席嗟乎九江爲別帝里隔於雲端五嶺方踰交州在於天際方嚴去舳且對窮途玉露下而蒼山空他鄉悲而故人別請開文囿共瀉詞源人賦一言俱題四韻

送李十五序　王勃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願非贈別之資然乃想山川之遽違送歸將遠惜歲年之不待行樂無時於是輟離驂以少留敞幽亭之多暇山芳襲吹凝居蘭室之中水樹含香宛似楓江之上御溝新溜近入離絃賓館餘花遥催別酒既而縈波東注灞岸南登浮蟻傾而高宴終飛鳥落而離宮散雖相思爲贈終結想於筆滋而素賞無睽蓋申情於麗藻人爲四韻各賦一篇

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入都序

陳子昂

僕嘗倦游傷別久矣況登樓遠國銜酒故人憤胡孽之侵邊從王師之出塞元戎按甲方割鮮旱之壘天子賜書且有相君之召而崔侯佩劍即謁承明群公負戈方絕大漠燕山非望遼海東浮雲臺與碣館天殊亭障共衣冠地隔撫劍何道長謠增歎以身許國我則當仁論道匡君子思報主仲冬寒苦幽朔初平蒼茫天兵之氣寘滅戍雲之色白羽一指可掃龙都赤墀九重行欣讌樂心期我願斯遂君心共有策勳

飲至方同廓廟之歡偃覇襄弓借爾文儒之首薊丘故事可以贈言同賦登薊樓送崔子云爾

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序

陳子昂

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將帥訓甲兵、將以外威荒戎、內輯中夏、時義遠矣、自我大君受命、百蠻蟻伏、匈奴含蒲桃之宮、越裳重翡翠之貢、虎符不發、象胥攸同、實欲高議雲臺、偃白天下、而林胡遺孽、逢亂邊甿、驅蚊蚋之師、忽雷霆之伐、乃竊海裔、弄燕壓皇帝哀北鄙之人、罹其辛螫、以東征之義、降彼偏裨、猶恐威令未孚、亭塞仍梗、乃謀元帥、命佐軍、得朱邸之天人、乃黃閣之元老、廟堂授鉞、鑿門申命、建梁國之旌

旗吟漢庭之簫鼓東向而拜北首長驅霓旌羽騎之殷戈翻落日突鬢蒙輪之勇劍決浮雲方且獵火九都窮踏頓存肅愼乎姑餘傍徨赤山巡御日域以那我王師襲天討也歲七月軍出國門天晶無雲朔風清海時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員外郎李迥秀著作佐郎崔融並參帷幕之賓掌書記之任燕南悵別洛北思歡頓旌節而少留傾朝廷而出餞永昌丞房思玄衣冠之秀乃帳蕙圃席蘭塘環曲榭羅羽觴寫中京之望縱候亭之賞爾乃投壺習射博奕觀兵叩金鐃戛瑤琴歌易水以慷慨奏關山以徘徊頹陽半林

微陰生座思長風以破淚恐白日之蹉跎酒中樂酣拔劍起舞則巳氣横遼碣志掃儶戎抗手何言賦詩以贈

此公可漢

送趙郎將使默啜序

陳子昂

蓋聞北夷不羈之日久矣天子垂玄默穆皇風而狼居華心蟻伏請職歲一月上將恤戎乃以金章被趙公爲司賓卿載馳錦車諭意雲幕且欲頓單于之膝受呼韓之朝不踰青春復命紫闕其忠臣烈夫之節感激壯矣朝廷以遠赴絕國追送郊丘登燕山望鴈塞黃雲千里亭皐悠然僉曰賦詩絕句以贈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陳子昂

嗟夫德則有隣才不必貴昔有畊於巖石而名動京師詞感帝王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奇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之朝崔駰放於遼海況大聖提象群臣守規杜司戶炳靈翰林研機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僚三十餘載秉不覊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群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讁居外郡蒼龍閹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

庭迴棹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游森風颿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坐隔丹霄巴山一望蒐斷淥水於是邀白日籍青蘋追瀟湘之游寄洞庭之樂吳歈楚舞右琴左壺將以緩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琴起舞抗首高歌衰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携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節味詠商山以卒歲返耕餌木吾將老焉群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里合絕

餞陳少府從軍序

陳子昂

夫歲月易得古人疾沒代不稱功業未成君子以自強不息豈非懷其寶思其用然後以取海內之名茲定當年之策展其才力受以驅馳少府叔鳳彩龍章才高位下班超遠慕每言關塞之勳終軍長懷恥為州縣之職屬胡兵犯塞漢將臨邊商君用耕戰之謀充國起屯田之策皇華出使言收疆埸之功白水開筵遂為雲雨之別爾其蒼龍解角朱鳥司辰滌景薰天炎光折地山川漸遠行人動游子之歌罇酒未空送客起貧交之贈嗟呼楊朱所以泣岐路蘇武所以

悲絕國古之來矣盡各言志以叙離歌

送懷州皇甫使君序　　宋之問

甸服三百里共京都絫化良吏二千石與天子分憂單懷輿區必寄能者皇甫使君累司寵職夙著香名威惠歷刺於外臺風流載款於京國議者應南宮之象實謂光朝使乎奏西河之能更勞爲郡檐帷即路供帳出郊碕雨碧滋浮漢城之氣色朝陽紅景入太山之草樹新豐美酒不換離心函谷重關能遮別恨河內未理暫借寇恂潁川既輯佇歸黃霸廟堂側席群公以尚義相高川陸分途我輩以贈言爲貴況筵開灞岸路指太行請居人贈王粲之詩去者留阮公

之作

送裴五司法赴都序　宋之問

夫有別必感今昔共之葢理逼聚散事均窮達望秦是斷腸之所況念故園懷洛多掩涕之人更分良友裴五官業傳河賓才誕岳靈彩思有神鬢眉若畫一日不見鄙恡都生千里送歸風流忽遠朝英出餞𢌞北走於郊隅野墅銷雰引南山於庭際客飲恨而歡促席含情而景遲目喬樹之將華青門戀舊背芳萱之稍吐金谷逢春舉杯伊何願君軫之少駐賦詩於是旌余志之所之敢謂座賓盍宣離唱

袁侍御席餞永昌獨孤少府序　宋之問

春其暮兮勞志士之幽嘆友其行矣結吾徒之遠悲豈不以時物華歲好事者賞而不足名流才子相歡者懷而不見河南獨孤冊風儀松竹詞賦雲泉清義多南史之木選署半北部之慰袁侍御風霜利器金石宏材執憲稱柱下之雄禮士採域中之俊爾乃撰辰開宴考地疏筵落花覆沼懸藤掃砌竹林以清氣娛賓蘭畹以芳心愛客環坐三尺起君子之風祖道百壺酌賢人之酒去留交軫舞詠相喧管召魚樂杯薰鷺醉此時奚怨盛集無何是日增悲韶芳亦盡帝

烏送晚遥棲御史之林班馬嘶歸近送舍人之驛夫登高動詠贈遠形言豈鄙懷之庶幾乃群公之事業盍請雕唱用貴洛陽之紙焉人探一言各題四韻

送薛九遠游序　　　　　　李華

士之舒羽毛宣聲調不在高位在有道自王允玄晏發左思名盛當時價壓百代薛都卿以夷澹養素以文章導志自浙右游湖左一句一韻遍於衣冠江山為之鮮潤煙景以之明滅其餘情性所得益古人之儔歟南陽有畧兼有道之高玄晏之道論其措意則王允左思豈其遠乎惠然訪余告以後邁將棹溪吳越濡札江嶠東南勝事落爾胸中況為諸侯上賓知大夫之官族古所貴勉之哉病叟李遐叔贈

送李兵曹往江外序　賈至

千里之馬維而不馭則意在空谷而遠思豐草累鶩之鶚韝而不摶則心在窮徼而愈懷雲霄是以濟時命代之才或湮淪未遇之士耿然在滄海之上扁舟之中矣李侯吾將飽子也我知其爲人立身清而廉從政敏而達內以孝悌著外以信義稱嘉辰良宵疊疊清話又足見林宗高識叔度宏量一命佐邑非以政學也再命環衛之曹非爲官擇也徒棲遲下位祿未代耕是以去游鏡亭探禹穴水宿雲臥彌年始還今又匹馬出關艤舟洛下念安石東山之賞懷子猷

剡溪之興何雲思浩蕩而野情寥廓哉予困於徒勞累在五斗昇沉風波之裏跼蹐長吏之前豈倉州遠蹈之情南陽躬耕之意臨岐長酒有愧長劍想子行邁路經夷門見潁川陳兼河南于頣爲問道心無恙星鬢如何宿昔屢空復爲安邑也予近得陰君祕訣之北方河車郊原近山金鼎夕燎秋來氣冷爐火適宜刀圭一開與子攜手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乾元初漫叟浪家于瀼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恩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羇旅見愳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舂陵及能相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彊藝業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見容州爲叟

謝主人聞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引收爭二三子賊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元子品高文潔

悠然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峯下況譚子又在焉彼眞可家之者耶子去爲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間茅舍所詰纔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惟陽華之殊異瀌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嘗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蒲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

送譚子歸于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送太子僕馬公序　于　邵

嘗讀舊史氏見汲長孺之爲人與之並生其時則隨從長者不敢避風雨況今之有人而捨勤乎太子僕馬公骨鯁端莊則如此而布和展惠信而好古煥乎其有文章則汲生之所不及明矣方將摶空直上高視寥廓秉尚父黃鉞登范雎青雲顧夫蒼生不爲貧矣屬群盜未息四郊猶虞春闈無事冬日可愛故自南自北從諸侯遊如竹箭之有筠雖霰雪之奚及未可量也予固不敏奉以周旋幾合獻酬之禮且陪文酒之事青溪白雲引我歸思械械寒水颼颼氷岸道

勝獨往高歌以行夫至人達觀物無不可出則耀金組入則狎蓽蘿荅與時消息在我舒卷群公悵別則如之何

在客

送盛卿序

于邵

老夫負累炎方僻處南館東俚高岸西臨通衢衙門寂寥誰與為晤數日之後而得比鄰盛卿者聽道以閒處約以靜詩禮日訓柴荆晝關嘗忍急病之用載勤稽古之力每接以三餘時復一見來不飲酒去無可欲儒之敬慎有如此者春三月叩門告别且曰本剡中人也家於錢塘一入桂林十周星矣漸走長安之道將尋吳會之事乘其波流聊以自適僕老者病者以憂以悒留之則難别又不易子之不飲不可以斗酒歡我以窮途無得以束脩贈執手分手傷如之

何雲雨一散江山萬里東西南北其有會乎遷客于

邵贈言而已

送朱秀才歸上都序

于邵

嘗喜南中之遇墨客者甚矣今又得會稽朱因卿爲序而字之益美之爾況其學也博其文也精凢作爲篇章皆再與詠處之於代則詩人之選也邵故東西南北願與修好從可知矣始至之日贄見于我府公府公答之以客禮亦既館給終然宴私高撫延國士之風開門多長者之轍義非苟合道不虛行叩清徵而況我知音執禮容而許我先達歡與老夫接辱與胤子遊風雨如晦孰云其已而北走長安萬里帝王居治所也賢關啓鑰哲匠見焉鵬摶鳳翥造次於是

彼美因卿在斯一舉餘勇可賈矧爾鼓中瀟湘悠悠鄢郢阻脩商峴衡嶷白雲間之登山臨水楚人之重別也人涉卭否衛詩之歎異也雖欲勿嘆得無嘆乎

送朱拾遺序　　顧況

楚天暮秋衰草多霜我送朱兄置酒寒塘他方有遺名之人語出世之事昔我大師居毗耶離方丈之室以虛空量納諸群有爲法而亦難於酬對兄辯才者精於語默雪山有草可生醍醐上賢不自豐故貧也上智不任數故樂也言出以機在心爲咎故慎也和乎發中金玉鏗鏘如秋水之溢塘殊不知長松倚空遠鶴孤唳如兄也將刀畫水水中不斷以道親人人何有別何山不可以爲家何水不可以泛舟我送朱兄浮于亂流主明不在諫故臣有瀾漫之遊

此味誰知

送韋起居老舅假滿歸嵩陽舊居序

權德輿

九年正月左史韋公移疾既踰時左曹以聞得請當免遂以角巾野服如東周舊山中朝廷搢紳先生之徒車轂擊於通馗觴酒交於竹林執其衣袪惜乎分陰茲晦屢移其懽不厭或發於歌詠以將厚意外孫權德輿序而言曰大凡士之生世有二道焉其出也宣其功緒播其利澤納忠服勞以服天下其處也味道之腴與古爲徒休影息跡以閑身世不如是者細則牽於利欲大則囿於得喪識眞者羞之公之先扶

陽始以丞相致仕爲西漢盛典逍遥以安車不屈爲北朝外臣至是左史又能伸其志以弘其世嘉遯德風盛乎一門况吾君用太和理萬物動者靜者各遂其方則陳力以致用絜身以弘教其利一也故左史得以聰明爲駢枝以名聲爲纏繳無耗氣無焚和退然葆眞獨與道往鷗鳥不動家人忘貧是行也朶頤者知愳矣出車家林揮手青門擁途而祖者唯恐不及合歡也忘印綬之輕重陳詩也無章句之約束放言無擇造適則笑行觴無筭旣醉而罷虧成彼是曾不得棲於念慮之中而惠風閑雲飄拂左右動用視

聽無非大方推是類而廣之則泛淸伊陟嵩丘又可知也小生無以爲贈謹序其所以然附于編

個中人

送義興袁少府赴官序　權德輿

過江山水陽羨居最性質夷淡者得之愈深袁生愿恭文敏渴善好學令茲試吏其本可書先正南陽王實扶中興之運光啓土宇慶流後昆國有令典延世命官解巾筮仕偶得佳境況青春之年綵衣黃綬出則爲政入則承歡以世德遺直而慎修之不怠異時必復此其推輪歟追思意非游寓茲地煙潭雲洞杳篠靜深邑中諸生多業文者亦淸輝勝槩之所發也生其勉之名衛許曹首類歌詩鏘然在聽猥徵不腆俾叙夫群篇

以規

送再從弟少清赴潤州參軍序　權德輿

今年群從之調試於天官春官者以十數與廉舉秀既有其人而少清以經明解巾參南徐州軍事其伯氏掾周衛叔氏簿郲城代耕話別徵[illegible]導志夫千里足下九江濫觴致遠就深在乎不已况爾文[illegible]脩絜澡身立誠康莊渤澥吾見其往至如鮑昭之[illegible]律孟嘉之風流又其次也想可升歲僑居是邦趨朝七年東以紳珮烟霞井田如在月前舉白祭軷離憂加等尚書丞以政成事簡鎮安一方幕庭婉娩多我之執爾其敬恭以事長者求爲可知闇然日彰繇吾所謂

不已之道在此而已十三年三月醉後序

送從兄頵遊江西序

權德輿

昔安丘敬公以王佐之才而運丁符氏故經綸大畧堙阨不振如其乘時行道可以裁成家邦豈止於相區區前秦與王景略齊名而已時軋道塞從古以然德輿與兄實承安丘之遺烈其後支流以食舊悳故兄能踐中行蹈貞厲守師氏之訓修君子之詞懿靜而用晦誠謙以居約者向二十年褎衣大帶名未登於王府方以一葦爲航遊江湖間今將省家於上饒順流於潯陽羈旅之中未始以進趣爲念鄙則不敏粗爲哲兄言之自十數年間戎車居天下之半故純

白清靜之士多欝而不發其或倚佳名席世卿以取貴富者皆朝爲屠沽夕拖章組風波變化以萬萬計其次或雜與諸生之徒冠桂後惠文持從事使者之檄溢於府寺諠於傳置風流不還聲實相遠然則得喪本不足以滑曠士之慮又况今之得喪耶先師曰知足者不以羨自累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此二者可以書紳而三復也鄙夫所獻者如斯已矣如其地理所歷與煙霜之候皆備於詩人之思此略而不書

送建上人訪陽司業後詣涇原劉行軍序

歐陽詹

建上人自茲又西更爲故人也至咸山有道釋子建上人元和之淳氣以類合休神遂性曩與少司成陽公得于栟𣘘公從下風之請斯縻大君之爵同方相致殊途且來雖覊鸞宲鴻一飛一籠遐心遠意終共超曠遊佛廟賞虚臺湖氷片玉光潔再裕來爲去始散實聚終上人故人有在西土曰大蒙未覺遐宜一歎陶瓶芒屩此焉而往東路看首悠然高雲西之人幾日而覿松栢之本無凡草鸞鷟之侶無凡禽西之

人豈陽公之儔歟則覯遇之辰瓊玖之列詩云可頌
德覯於斯其撰之竹帛儻傳俾後之人知貞元是歲
賢人之會二也、

送無知上人往五臺山序　歐陽詹

無生永存旨不易源綿兮在煩滴兮處渾釋氏子味其實歸其根其教雖傳非言可言惟相似者復到其門無知上人其到門者歟上人從儒至道從道至釋如歷星月以得白日若投扇翣而灑長風眞空洞照熱惱頓盡水其性雲其身周四海以終靜出六合而非寄維揚秋抄方至自閩日未成旬作臺山之適目闕河於不計擬衣食乎隨施怡如也澹如也以行逢流得抵虛舟無程峨峨五峯幾日而上登異清涼侶善知識所至也之至玄之又玄乎予弱冠之年周世

諦之學神不遠遠溺在利名禮足而別悽然自傷岐途既殊聊各以行勉哉無知公勉哉歐陽生

前人多有送下第詩文今似太寂

送族叔行元落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旣射策於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群公設祖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群公亦愕爾而阻歡小子侍觴奉觴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悅豈禮闈失意之爲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唯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工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眞歟苟良苟眞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遯追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歎甯戚無石

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
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
也叔知之何叔忻然見卞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
景安酒意四坐以吋千鍾有娛既醉升車秋爲到期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柳宗元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於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鈎喙甚直嗜有美餌者而觖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葢不乏焉辛生來南依蠻楚專志于學爲文無謬悠迂誕之

下第得此如羽玉

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袖文章比來王都笑揖群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鈎而釣懐美餌而羡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冐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胸何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劍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于是行乎成拜賜之信

刷壓境之恥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愼所履如志遄返自圖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願以是非賜決語其學如荷頡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闘其藝於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其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壁未有不爲盜困幸矣子將安寘哉京師其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于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爲一不知爲一相移白變

而復愚倒上而爲下吾未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序其行

送廬嶽處士符載歸蜀覲省序　崔　群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逸憔悴羔鴈不行蒼山沈沈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絕迹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閫文紹陳君之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效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也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雲扃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櫂偶丹霄至人白鶴羽客搴靈芝跪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縈於塵網覯君超滄愴與舊遊雖笑語

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充入子幣帛斯所以激蘉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厚禮遲吾子予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王勃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賣藥入天子之中都夏統乘舟屬群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鍾鼓沸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徵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報蛟龍之髓季鷹之思吳命駕果為秋風伯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迂迴入邛山而北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

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爲贈別
之資鸚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卧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

李華

華與二賢早相得偕脩君子之儒而獨無成偕厲人臣之道而獨失節偕遇文明之運而獨衰病天寶中奉詔廉軍政北至朔垂駐車山陰辱司徒公太尉公一盼之恩先時爲伏閣尉忝相公尚書約子孫之契不幸孤獨所知虧頓受汙流落江湖于今六年大明升於陽谷幽蟄附於光輝元惡掃除太階如砥天下衣冠謂華爲相府故人詔書屢下促華赴職稽首震慄恨無毛羽左司員外郎張公侍御史相里公殿中

侍御史張公監察御史范公嚴公望高職雄持斧登
車江湖霜清道路風起華也潦倒龍鍾百疾叢體衣
無完帛器無兼蔬以妻子爲童僕以笠履爲車服亟
轂無由呻吟舟中大別之陽有焞龜之父揲蓍之老
華請占命之厚薄乃褰龜橐蓍而言曰三壟人爲宗
則人過於蓍龜也耳目主於心則心過於視聽也足
下被儒者之服讀先聖之書與身消息足知性命胡
爲而頻亍亍之二物不足占足下華病不能拜拳拳
扣額敬承先生況服勤西方之教久齊生死之域言
其外者則儒不成矣與匠夫同敗名節矣與墨劓同

從來故人那可恃

旣衰病矣與癈疾同雖牽率危𢘅匍匐顛沛君父含弘宰政不遺適爲朝廷之穢相府之羞也又安得恃爲故人哉其內者則大師微肯幸遊其藩甘露灌注於心源寶月照明於眼界無得之分可與進矣負薪之憂恐不爲言江亭憑檻平視漢皐武昌栁塘湓城花發一榮一枯有懽有慼離別之念又焉得不悲乎四言詩雅之遺也以旣雅士盍以雅爲贈乎則知車馬佩玉之多反爲末也病夫李華序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輙以炎瘴霧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荆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爲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他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

昔之齎金也以乞官今之齎金也以辭官三不然边庭何落落乎

治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饕富貴眞若長者一旦有境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若庸常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別趙子昂序

吳澂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三曾三蘇爲卓之七子者於聖賢

科舉耗氣

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綉毯是衣蜆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蟲畢陳迭見其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爲文也爲一世之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爲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

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㪅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嫉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汨沒豈足進於是哉毋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别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絃三十秋巳矣鍾期少

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楊驛玉色天下表
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
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琵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
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
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奥突、
肉食肉眼多按劍橫道寶鶻書徵爲郎瑚璉恆清廟、
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蹇蹇騖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重令

送姚嗣輝序　　姚燧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脩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特瞠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跂迨今攺

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閼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
求通刺柄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
獨于嗣輝傾身接之延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
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
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於洪豈
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囿於法制之容先得
之多兩公拱睇不可躐其級也以故南楷安意而往
既輙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
之事爲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
望人怠於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俾乎其中嗣

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内以倡鳴斯道爲已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闡之天聰徹爲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棊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輝苟以是爲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内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於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祠蜀

人以蜀多榿木雖寓荊吳不忘其鄉號南榿云

送彰德路經歷韓君叙　　虞　集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桮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黄老則趨黄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黄老則人材出黄老尚申韓則人材

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傾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知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程章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路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適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

迂緩巽懦取呰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寃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爲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拆而從此矣果拆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材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昝稱浩繁而今尤盛爲

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廼在所謂警廵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藂委衛者也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㤲㤲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於其材甚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賛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况一郡乎信乎人君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縣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末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賛其行矣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葢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流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

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

平淡神奇

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風與水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遊山廟寺

王勃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博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仙骨摧於俗境嗚呼阮籍意踈稽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促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煙霞版蕩此僕所以懷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粤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三靈峯也山東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藂倚玄崖糾合俯臨萬仞平視重玄乘玄冥之絕境屬芬華之暮

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山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群狎山鶯互轉崇松埒日巨栢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聊聊焉逸逸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紫巖之事耶方歛手鐘■息肩巖石絕視聽於寰中瘦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弘胤安陽邵令遠耳此詩以言其不以韻數裁焉

夏日宴張二林亭序　　王勃

張二官松駕乘閑桂筵追賞引簪裾之勝侶狎丘壑之神交辨縱於解頤道深於喻指香柸濁醴是河朔之平生雄筆清詞得高陽之意氣林亭曠望季倫調伎之園泉石用游子晉登仙之浦舟浮葉影箪積花文黃鵠度而飆驚冊烏傾而日晚出處之情一致筌蹄之義兩忘沉轄留驤眺乘羊於衛玉彈毫可作明擲地於孫金共題橫吹之篇用記茲辰之樂人探一字四韻成篇

秋日與群官宴序　　駱賓王

昔掛瓢隱舜蹈箕山而不歸臨組逃齊泛滄波而長往咸用潛神物外擯影丘中豈若擬迹小山陶心大隱叶仲長之怡性偶潘岳以栖閑群公或道洽忘筌契金蘭而貴舊或情深傾蓋披玉葉以交新于時玉女司秋金烏反照煙含碧篠結虛影於鮮枝風起青蘋動波紋於異態加以庭榴剖實耀丹彩而含珠岸石澄瀾泛清漪而散錦既而誓敦交道俱忘白首之情言款朝期共挹青田之酒不有雅什何以攄情共引文江同開筆海云爾

可以長貧
賤

薛大夫上亭宴序　陳子昂

夫貧賤之交而不可忘珠玉蒲堂而不足貴閑門無事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疲逢故人而永夜薛大夫其人也下官昔承顏色早蒙車騎之知晚接恩光不異平津之舊蔡邕書史許以相資張載文章見稱於代爾其華堂別業秀木清泉去朝廷而不遥與江湖而自遠名流不雜既入芙蓉之地君子有鄰還得芝蘭之室披翠微而列坐左對青山俯盤石而開襟右臨澄水斟淥酒弄清絃索皓月而按歌追涼風而解帶談高趣逸體静心閑神眇眇而臨雲思飄飄而寓

物林軒寂寞昊漢縱橫思欲乘汗漫而群遊與眞情而合契歡窮興洽樂往悲來悵鸞鶴之不存哀鶺鴒之久浸徘徊永歎慷慨長懷東方明而畢昴升北閣瞖而天雲淨悲夫向之所得已失於無何今之所遊復羈於有物詩言志也可得聞乎

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

宋之問

僕不遊於兹十有五載矣心由物感遐矣不忘跡爲事牽近而離挹南陽宗邑文通學古器重名高令君有奉倩象賢丞相生玄成邁德暮春脩以文之會上巳邀祓禊之遊乃結搢紳撰清辰殷殷轔轔歊霧驚塵望於昆明之濱觀其大浸川陸轉資畿甸凫鷖發海來往沉浮日月麗天東西出入千年珍館無復豫章四面金堤仍同樹杞是日也駕肩錯轂備朝野之歡娱袪服靚粧匝都城之里開翠幕星布錦帆霞屬

餘瀝下醉於綃人新聲遠聒於川后縱目遐覽識皇代之承平得意同歸有吾儕之行樂高明一座桂樹聚生君子肆筵玉山交映束晳以言談得俊張華以史漢先鳴登耆酒而無荒絃清琴而自逸於是涉連楊命孤舟桃水漲而浦紅蘋風搖而浪白逼匡阜兮遵彭蠡邈矣載浮指衡岳而超洞庭耿焉疑到幽島之光靈乍合神魂寄遊中流之萍藻忽開龜魚潛動睎鏤鯨而鼓棹共看燒刼之灰歷牽牛而問津欲取支機之石晴光劃野有象而必形夕陽照山無奇而不見思溢今古心搖草木漢家城闕遺之以雜霸之

風泰寒膏腴潤之以太平之色景窮勝踐歸恨巖闉
思滌翰於上林願揮戈於濛汜主稱未醉唯見馬駐
浮雲賓共少留自有魚銜明月宮商待叩群公之獲
助已多序引先題下走之求蒙不逮請授素幅以頌
佳遊使一時之興詠遥存千古之姓名常在

春遊宴兵部韋員外韋曲莊序　宋之問

長安城南有韋曲莊京郊之形勝也郤倚城闕朱雀起而爲門斜枕岡巒黑龍臥而周宅賢臣作相舊號儒宗聖后配元今爲戚里韋丈官雙珠絕價百金懿名文華得俊於陸氏兄弟擅譽於荀家先人結廬當大厦之地衆賓連袂乘暮春之月觀其輿區一曲甲第千甍冠蓋列東西之居公侯開南北之巷嬴女樓下吹鳳降於神仙漢妃館前游龍走其車馬地靈磊落而間出天爵蟬聯而相繼拜郎起草襲鳫而傳羔補袞司槐送伯而迎季爾乃闢虛幌敞華筵閨門之

秀士咸集京邑之清流畢萃萬株果樹色雜雲霞千畝竹林氣含煙霧激樊川而縈碧瀨浸以成陂望太乙而隣少微森然逼坐尚書未至曳履驚隣宮尹遞來鳴騶動盤登玉俎醉金觴地高而珍物雖豐理洞而清微不雜以醉觀德因談獲情外戚遨遊自携歌吹主人賞會但有琴詩於是下高臺陟曲沼鋪落花以爲薦結垂楊而代幄霽景含日晚霞五彩而丹青韶望卷雲春阜一色而凝黛集景闕與逸氣清心遠仰大儒之肆其德可師入處士之廬斯人若在諷誦於逸彭之藻沐浴於扶陽之墟向來挹清議擅風流即

事奇偉佳辰行樂安可無述文在茲乎鄭國善誘詞宗見收士末內史禊亭之集竊倚琳琅衛尉別業之遊濫先題目歸軒莫駐麗城將掩拙而不速恨無倚馬之才姚而且微請談彫龍之什公命賦水字盡成四韻云爾

送李校書花藥園序　　于　邵

春吹萬以爲物皆有役我智者惟役之不殆終而有用故君子盡心於藥焉恐精華之不逌已也崇文館校書郎李公寢門之外大亭南敞大亭之左勝地東豁環岸種藥不知斯池幾十步但覩其縹緲霞錯蒸籠煙布密葉層驤虛根不搖珠點夕露金燃曉光而後花發五色色帶深淺蘂生一香香有近遠色若錦繡酷如芝蘭動皆襲人靜則奪目此李公及時之適也至若上苗可食下體兼採子入菰飯華雜蒲葅既甘平而性寒又辛溫而執熱癖除而不爲去傳風愈

而安知及書此李公谷中之本也吾徒沐公馨香愛我藥石皆可右坐願爲佳遊風生白蘋日映丹浦披揺靃霏則花飛鏡中虛涵崢嶸而山在海底入門而未葬金谷問地而不言河陽況春醞已清家園可摘飲盡落景勸無後時憶戴而乘輿自來知鍾而聽絃立應此李公推心之分也禮曰發慮以憲語云從吾所好慮以觀進好無思邪而公智周未兆根據有益上符性命之理下從耳目之玩舉一物而庶美集得不謂之難哉韓康隱名徒盡職者羊叔相遺吾無間然聊對諸人之意用觀賦物之作乎乃僚也敢無述乎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太和五年春三月兗海節度副使李員外虞致本府書幣脩好于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讌籍及序二首見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爲之考尋圖牒詢訪耆老自五六月至于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渦泊依俙髣髴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于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會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冏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爲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

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鬬爲務則長臂利爪而攖拾是謀覦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髮瞽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佹之余以爲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縣公令狐楚詞

送東海孫尉詩序

楊盈川

東川孫尉文章動俗符彩射人官裁下士宣大夫之三德運偶上皇作東南之一尉庸才擾擾流俗喧喧談遠近爲等差叙中外爲優劣殊不知三元合朔九州同軌蓬瀛可訪還疑上苑之中日月不占更似靈臺之下彼其之子未爲後時凡我友朋無勞疑别徒以士之相見人之相知必欲軒蓋逢迎朝游夕處亦常煙波阻絶風流雨散去矣孫侯遠離隔矣但當晨看旅鴈君逢繋帛之書夕望牽牛余候乘槎之客未能免俗何莫賦詩綴集衆篇列之如左

如送孫日

[illegible]

宴梓州南亭詩序

盧照鄰

梓州城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徒觀其巖嶂重復川流灌注雲窓綺閣員綉堞之透迤澗戸山樓帶金隍之縈繞信巴蜀之奇制也時鳳扆多閑上得和平之政鯷瀛有截下無交爭之人以公寄切上僚故久撫州將違四千石之重任總十萬井之雄班職逾劇而道彌高位逾崇而德彌廣市獄無事時狎鳥於城隅邦國不空且觀漁於濠上賓階月上横聯蜷之桂枝野院風歸動蕨蕤之萱草則有明珠愛客置芳酒於十旬羽服神交契仙游於五日圓潭寫鏡

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帷彩綴飛煙之路藤蘿杳藹挂踈陰以送秋鳧鴈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歡不再千里之賀何常下客悽惶暫停歸轡高人賞翫豈輟斯文咸請賦詩六韻成章云爾

練而達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奬廬序　宋之問

田二官考室頡陽令狐九閑居渭涘徵君太守世業相親洛邑秦京道遊非遠春山掇藥揖二子之高蹤夜月廻車入故人之窮巷闢書幌卷琴帷綠竹一藂清風三尺幽吟所托遊仙招隱之詩嘉話伊何丹丘白雲之事榮枯未薦飽我以老氏之言舉白無譁醉余以胡丘之說池塘潤于時雨衣巾漸于和氣蘭欲芳而逼人林將曙而催鳥嗟乎語默恒理聚散何常請揮翰寫心用旌厥事使嵩高洞裏記茲夕之當歌太白巖中念今宵之秉燭共編四韻貽諸好事云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參軍見牛司倉序

陳子昂

日月交分春秋代謝昔歲居單閼適言別於茲都今龍集昭陽復相逢於此地山川未改容貌俱非叙名宦而猶嗟問鄉關而不樂雲天遂解琴酒還開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煙霞對賞江亭廻瞰羅雜樹於堦基山榭遥臨列群峯於戶牖爾其丹藤綠蓧俯映長筵翠渚洪瀾交流合坐神融輿洽望直情高覺清溪之仙洞不遥見滄海之神山乍出既而行舟有限嗟此會之難留別日無幾歎分岐之易遠徘徊北渚

惆悵南津江陵之道路方賒、巴徼之雲山漸異、嗟乎離言可贈、所願保於千金別曲何諠、各請陳於五際、

妙妙淡敘剩名人

喜遇冀侍御崔司議二使序　陳子昂

余獨坐一隅孤憤五蠹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歲時仲春幽臥未起忽聞二星入井四牡臨亭邀使者之車乃故人之駕隱機一笑把臂入林旣聞朝廷之樂復此琴樽之事山林幽寂鍾鼎舊遊語默談詠今復一得況北堂夜永西軒月微巴山有望別之嗟洛陽無寄載之客江關離會三千餘里名位寵辱一百年中歡娛如何日月其邁不爲月前之賞以增別後之思蟋蟀笑人夫子何嘆

捕魚圖序

晁无咎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菼向揺落草萎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盖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童負囊尾馬背而倚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

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篨坐沉大網旁笱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力舟載大網竹且漁兩兒兩蓋依蘧篨坐有巾而顏出網中得者艇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杯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罹䍡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杯盂者一人推葦間童子俛而曳循涯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

知画

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項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罘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者李希孝出之欲摸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

潁川晁補之序

李平章畫像序

姚燧

陛下之未出閤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顒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置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焉後臣之義裝潢是圖塡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卷加標軸寵耀至矣人孰與儔勑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傳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

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訏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夢形求得之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於旣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一帝未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乎爲設色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於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白其衣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爲之賜號刻扁肅宗於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

不諫

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嘗考觀之古今之世有去若異帝王爲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膺曆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耻其不爲堯舜、故命說曰若今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糵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脩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踐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

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邵或遂懸車於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redacted]馳使諮之猶不得見爲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姚燧拜手稽首序

牡丹記序

蘇軾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旣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

花樣一新

年窮妖極麗以擅夫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惷迂濶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卷終

歲已復變態